

《年少氣盛，大言不慚》

六十年代，香港大學的中國老師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牟宗三先生(1909-1995)。初時，我選修了唐君毅先生的哲學課，沒到半年，他就辭職去協助創辦新亞書院，臨時找了饒宗頤先生代課，講的是楚辭目錄。這門課，對幾個國學水平高的同學也許可以，我呢，還沒看過楚辭，簡直是車前牛後式的本末倒置，怎能引起我的興趣呢！其實，他的課不屬於哲學範疇的。好在，半年後，唐先生介紹他的師弟牟宗三先生來接替他的哲學課。他們倆原是熊十力的入室弟子。我的學習勁頭才回過來。一個鐘頭的課，他只休息幾分鐘，到外邊抽口煙。



他從不帶書來上課。所有典籍的引文，他一邊念，一邊在黑板上寫。同學們，拼命地抄，拼命地做筆記。就只有這一點，我不習慣，甚至有點反感。我心裏說，這樣學習，教出來的，將來頂多做個牟宗四，是沒法超越他的，甚至不能繞過他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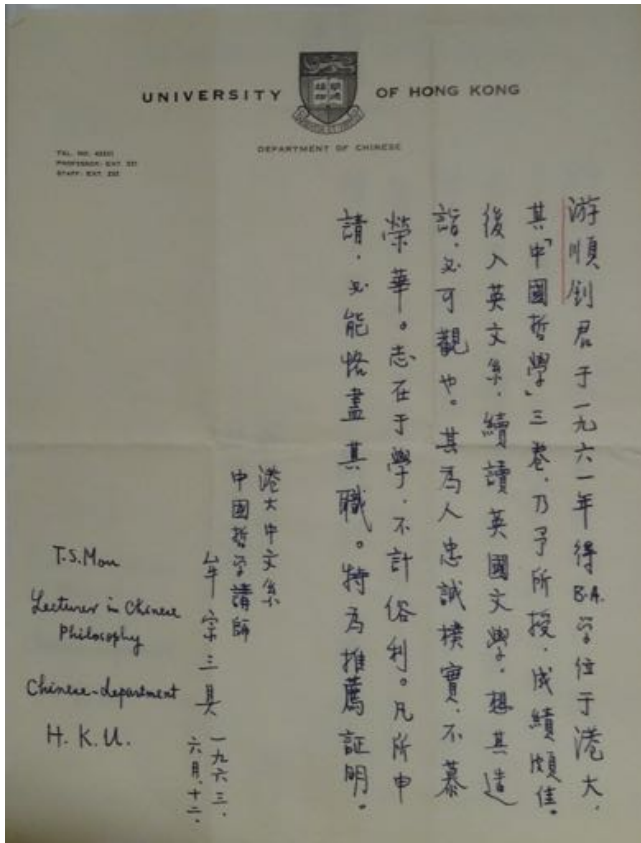
牟先生教學態度是很直率的，你不行，他就當面說你不行，從不轉彎抹角的。例如我在習作裏，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，他就常常在卷子的天頭批寫，要參閱他某篇文章。我總的印象，是像孫悟空在如來

佛祖的掌上或者掌下，不得逾越！然而，他的坦率和學問，令我折服，進而敬仰他的境界（同學們都注意到他把“境界”兩字念作“境嘅（念上平）”，課外談起他時，常常模仿他的口音。牟先生是山東人，可能是那邊的讀法）。

有一天，我到他家裡去拜訪他。為什麼去拜訪他，一個人去還是約了一兩個同學一起去，都不清楚了。印象中，他住在九龍，結婚沒幾年，有一個小男孩。也好像見過一張照片，他在家門附近，和街坊下棋。我唯一記得清楚的是，他家裏沒什麼傢具，兩三張藤椅，一張小書桌，而印象最深刻的是：四角沒有書架，沒有書！還有，我從來沒見過他在馮平山圖書館呆過。他一般是有課才來，如果沒公事，下課就走的。牟先生就是靠一支粉筆和記憶的反饋，闖蕩於無涯學海之間，而游刃有餘。

談到他的直率、坦誠、不轉彎抹角的為學和處世態度，我可以舉兩件事說明我身受的。我曾請求他指導我念碩士學位，他問我打算念什麼。我說佛學。他一個當頭棒喝，說我沒有佛性。我當時受不了，頂撞了他一句：“我沒佛性，你的學生，誰有佛性？”年少氣盛的我，說得太過分了！

另一件，是他給我寫的推薦書。畢業後，為了求職或深造，學生都會請老師寫一份。他給我寫的，我覺得僅是例行公事，寥寥幾行，塘塞了事，比起他寫給他欣賞的學生，例如寫給同窗繼持兄的（可在網上看到），那真是天淵之別啊！雖然如此，我也受下。我也沒怪他，真的。薦書字數不多，就抄在這裏，並附原件圖片，獻醜、獻醜：



游順釗君於一九六一年得 B. A. 學位於港大，其中「中國哲學」三卷，乃余所授，成績頗佳，後入英文系，續讀英國文學，想其造詣，必可觀也。其為人忠誠樸實，不慕榮華。只在於學，不計俗利。凡所申請，必能恪盡其職。特為推薦證明。

港大中文系

中國哲學講師

牟宗三具

一九六三年六月

十二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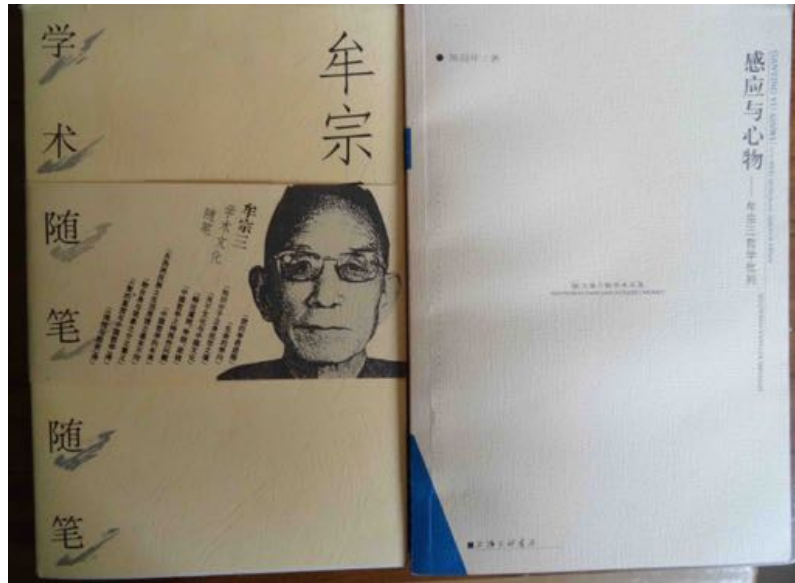
T. S. Mou

Lecturer in Chinese Philosophy,

他似乎認為我不適宜走進哲學這門，但他也注意到另一面的我。我將在下一篇再談。



牟宗三的老師熊十力 (1885-1968) 的《十力語要》



王岳川編的
《牟宗三學術文化隨筆》

陳迎年 著的
《感應與心物 ——牟宗三哲學批判》